

玻璃城堡

The Glass Castle

[美] 珍妮特·沃尔斯——著

Jeannette Walls

许晋福——译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玻璃城堡

The Glass Castle

[美] 珍妮特·沃尔斯 著

Jeannette Walls

许晋福 译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-2016-8890

Jeannette Walls
The Glass Castle

Copyright © 2005 by Jeannette Walls

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William Morris Endeavor Entertainment, LLC.,
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17 by Shanghai 99 Readers'
Culture Co., 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玻璃城堡/(美)珍妮特·沃尔斯著;许晋福译.

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6

ISBN 978-7-02-012141-0

I. ①玻… II. ①珍… ②许… III. ①回忆录—美国
—现代 IV. ①I712.5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262699 号

责任编辑:马爱农
特约策划:邱小群
封面绘图:杨 猛
封面设计:高静芳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邮政编码 100705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制 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开 本 890 毫米×1240 毫米 1/32
印 张 12.25
字 数 243 千字
版 次 2013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
印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2141-0
定 价 59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-65233595

致 谢

感谢我的弟弟布莱恩，在我长大成人及写作本书的过程中，他不断支持着我；感谢我的母亲，她对艺术和真理的坚定信念感染了我；感谢我那聪明又有才华的姐姐罗莉，感谢她终于改变想法，乐见这本书的诞生；感谢我的妹妹莫琳，我会永远爱她。还要感谢我的父亲，雷克斯·S. 沃尔斯，感谢他如此勇于做梦。

另外，要特别感谢的是：我的经纪人 Jennifer Rudolph Walsh，她的慈悲、机智、毅力与鼓励，带给了我很多力量；我的编辑 Nan Graham，她给了我很多宝贵的意见——关于书中内容的取舍；以及 Alexis Gargagliano，她在校稿时是如此细心与体贴。

打从我开始写作本书，有些朋友就不断给我加油打气，这些人包括：Jay and Betsy Taylor、Laurie Peck、Cynthia and David Young、Amy and Jim Scully、Ashley Pearson、Dan Mathews、Susan Watson、Jessica Taylor 和 Alex Guerrios。

还有一个人，我对他的感激是言语无法道尽的，那就是我的丈夫约翰·泰勒。因为他的鼓励和催生，这个故事才得以和世人见面。

目 录

第一部

路边拾荒的女人 / 1

第二部

沙漠流浪记 / 7

第三部

回到韦尔奇 / 165

第四部

纽约梦 / 321

第五部

一家人的感恩节 / 375

第一部

路边拾荒的女人

那天，我坐在出租车上，心想今晚或许太盛装打扮了。偶然间望出窗外，我看到我母亲，她正在翻垃圾桶。天色刚暗，从地下水道口冒出来的阵阵蒸汽，被三月的强风吹得四处乱窜。过往的行人个个翻起了衣领，在人行道上匆匆来去。正准备去参加派对的我，陷在车阵当中，距离目的地还有两条街。

而我的母亲，正站在四五米外的地方，在垃圾堆里捡东西。为了御寒，她在脖子上围了几条破布，而她的爱狗，一条黑白的杂种狗，则兀自在她脚边嬉戏。母亲的姿势和表情是如此熟悉！当她从垃圾堆里发现到某个可能有价值的东西时，她会歪着头，撅起下嘴唇，仔细端详着它；要是看到了一个她喜欢的东西，她更会睁大眼睛，露出孩子气的笑容。母亲的眼珠深陷在眼眶里，一头长发杂乱地纠缠在一起，其中有些已经斑白。尽管如此，看到现在的她，我还是会想起她在我小时候的样子：一个热爱从悬崖上跳水、在沙漠中作画和高声朗诵莎士比亚作品的母亲。跟从前一样，她的颧骨又高又挺，只不过，这些年因为风吹日晒，她的皮肤变得又红又干。不过，对路过的行人而言，她跟其他游民可能没什么两样，毕竟，纽约市有成千上万的人无家可归。

上次看到她,已经是好几个月前的事了。忽然,她抬起头。我慌了起来。要是她看到我怎么办?她可能会叫我。要是有其他受邀参加同一派对的人看到我们,母亲可能会向他自我介绍,如此一来,我的秘密就揭穿了。我赶紧把身子往下一滑,请司机掉头,把我载回我在公园大道上的家。

终于,出租车在我的住所前停了下来,大楼的门房替我开门,电梯人员也把我送上我住的楼层。我先生通常工作到很晚,那一天也不例外,因此,除了我的高跟鞋踩在上蜡的木制地板上的声音,整个家一片静悄悄的。意外在街上看到母亲,看到她愉快地在垃圾堆里捡东西,我感到忐忑不已。为了平复心情,我放起维瓦尔第的音乐。

环顾四周。房里,有青铜和银制成的本世纪初花瓶,有我从跳蚤市场上搜购来的旧书,有我刚裱好的乔治王朝时代的地图,有波斯地毯,还有皮制的扶手椅——累了一天之后,我最喜欢在这张椅子上休息。这些年来,我努力把这里变成自己的家,以便和理想中的自己相匹配。但是,在我享受着这个家的同时,我又没办法不担心:我的父母,现在可能在哪里的人行道上靠着暖气口取暖。我担心我的父母,但也以他们为耻;更重要的是,当我的父母正忙着保暖和果腹时,我却戴着珍珠项链在公园大道上舒适度日——我好惭愧。

可是,我又能怎么办呢?我很想帮他们,而且我试过无数次了;可是,父亲就是一口咬定他不需要任何东西,母亲则是会提出一些很好笑的要求,譬如要我送她香水喷雾器或希望加入健身中心。他们

说，他们现在的生活方式正是他们想要的。

在那次的事件之后，我恨透了我自己——恨透了我的古董，恨透了我的衣服，恨透了我的公寓。我必须做点什么才行。于是，我打了个电话给母亲的一位朋友，并留话给她。这是我和母亲联络的方式。母亲总是要过几天才会回电给我，可是，很奇怪，每一次她的声音听起来总是那么开朗热络，好像我们前一天才一起吃过饭一样。我告诉她，我想见她，并提议她到我住的地方找我。她不要，说她想上馆子，她喜欢在外面吃饭。于是，我们约好在她最喜欢的中国餐馆一起吃饭。

约会当天，我到达餐馆时，母亲已经坐在包厢里头了，她正在端详菜单。她看起来用心打扮过了。身上是一件蓬蓬的灰色毛衣，上面只有几个淡淡的污点；再往下看，脚上是黑色的男用皮鞋。她洗过脸了，只是脖子和太阳穴的地方还有点脏脏的。

看到我，母亲兴高采烈地跟我招手。“那是我宝贝女儿！”她大声嚷嚷。我亲亲她的脸颊。接着我注意到，桌上的酱油包、鸭卤包和辛辣的芥末包，已经被她倒进皮包里了。此刻她正准备把一碗干面也给清光。“晚一点当点心吃，”她解释说。

接着我们点菜。母亲点了海鲜杂烩。“你知道，我最爱吃海鲜了。”母亲说。

接着，她谈起毕加索。她说，她去看了毕加索的回顾展，她认为，世人对毕加索是过誉了。在她看来，所有立体派的东西都在搞噱头，而毕加索在过了黄金时期之后，就没有创作出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了。

“我很担心你，”我说，“告诉我，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？”

母亲脸上的笑容消失了。“你凭什么认为，我需要你的帮忙？”

“我不是富婆，但我手边还有一点钱。告诉我，你需要什么？”

母亲想了一会儿，然后说：“或许我可以试试电疗除毛。”

“拜托你认真点。”

“我很认真啊。漂亮的女人最有自信了。”

“妈，拜托！”就像过去的每一次，只要一谈到这个话题，我的肩膀就不由自主僵硬了起来。“我是说，我可以做什么，来帮助你改变你的生活，让你过得更好。”

“什么！帮助我改变我的生活？拜托，我好得很！真正需要帮忙的是你。你的价值观太混乱了。”

“妈，几天前，我在东村看到你在垃圾堆里捡东西。”

“那又怎样？美国人太浪费了。我那样是在做资源回收。”母亲又吃了一口海鲜杂烩。“咦？对了，为什么你没跟我打招呼？”

“我觉得很丢脸，躲起来了。”

“看到没？就是这样，”母亲拿着手上的筷子指着我说，“我没说错吧？你脸皮太薄了。我告诉你，你老父亲和我就是这个样子，接受事实吧。”

“那我要怎么跟朋友介绍我的父母？”

“很简单啊，”母亲说，“实话实说。”

第二部

沙漠流浪记

我着火了。

这是我最早的记忆。当时的我，三岁，住在亚利桑那州南部、一个我从不知其名的小镇，一家人就住在一辆拖车上。事情发生的时候，我站在炉子前的一张椅子上，穿着外婆买给我的一套粉红色洋装。粉红色是我最喜欢的颜色。洋装的裙子蓬蓬的，宛如芭蕾舞衣，我老爱穿上它，假装自己是芭蕾舞演员，在镜子前转啊转的。当时，我穿着这套洋装在煮热狗，看热狗在沸腾的水中膨胀、翻滚。近午时分，阳光透过厨房的小窗户洒了进来。

母亲在隔壁的房间里画画，我可以听到她一边作画一边唱歌。而吉吉，我们养的黑色野狗，则在旁边看着我。我又起一条热狗，弯腰喂吉吉吃。热狗很烫，吉吉小心翼翼地舔着它。等到我再站直身子，搅动锅子里的热狗，忽然觉得右半边一片热。转头一看，天啊！我的裙子着火了！我吓坏了，整个人动弹不得，只见橘黄色的火焰，迅速在我粉红色的裙子上，烧出一条不规则的褐色的线，再爬上我的肚子。接着火舌猛地一窜，烧上了我的脸。

我开始大叫。我闻到烧焦的味道，又听到一阵可怕的声响，我的头发和睫毛烧焦了！吉吉开始狂吠，我也再次大叫。

母亲冲了进来。

“妈咪救我！”我尖叫，此刻的我还站在椅子上，手里拿着刚刚用来搅动热狗的叉子拍打着火焰。

母亲急忙冲出房间，抱了一件军毯回来，裹住我，好扑灭火焰。车子被父亲开出去了，母亲只好抱住我，另一手拉着我弟弟布莱恩，快速冲往隔壁的拖车。住那辆拖车的女人当时正在晒衣服，嘴里衔着晒衣夹。母亲用一种出奇平静的语气告知她刚刚发生的意外，问她可不可以载我们去医院。这个女人二话不说，扔下手中的衣服和晒衣夹，冲向她的车。

到了医院，护士们把我抬上担架，再拿出一把亮晃晃的剪刀，把我那件漂亮的、但已残破不堪的粉红色洋装剪开，一边低声交谈着，声音听起来很担忧。他们把我抱到一张铺满了冰块的大型金属床上，又拿起一些冰块覆盖在我身上。一位戴着黑框眼镜、头发银白的医生，领着母亲走出房间。我听到医生告诉母亲，我的情况非常严重。护士们陪在我身边，没有离开。看得出来，我引起了很大的骚动，不过我没有说话。一位护士捏捏我的手，告诉我不要担心，我不会有事的。

“我知道，”我说，“不过，有事也没关系。”

这位护士又捏捏我的手，下唇紧紧抿着。

这个房间小小的、白白的，灯光很亮，还摆了几个金属柜。天花板上画了一排又一排的小点点，我盯着它们出神了好一会儿。我的肚子、胸部，一直到脸颊两旁，堆了好多冰块。透过眼角的余光，我瞄

到一只肮脏的小手从我面前十几厘米处掠过，抓起一把冰块。接着，一阵清脆的声音传来。往下一看，是我弟弟布莱恩在嚼冰块。

医生告诉我，我没有死掉真是福大命大。医生从我大腿上半部取下了好几块皮，再贴到我身上烫伤最严重的部位，也就是腹部和胸口上。他们说，这叫皮肤移植。做完这项手术，他们把我的右半边通包上绷带。

“看，我现在是半个木乃伊。”我对其中的一位护士说。这位护士笑一笑，把我的右手臂放在一个吊带上，再固定在床头板上。

护士和医生们不断问我一些问题，譬如：我是怎么烫伤的？我父母有没有伤害过我？我身上为什么有这么多瘀血和伤口？我告诉他们，没有，我父母从来没伤害过我。那些瘀血和伤口是我在外面玩的时候弄来的，而烫伤则是煮热狗造成的。他们又问：我才三岁，怎么会去煮热狗？我告诉他们，煮热狗很简单啊，把热狗放在水里，再把水烧开就行了。这不像某些比较复杂的食谱，年纪够大才学得会。不过，装满了水的锅子，太重了我拿不动，所以我会搬一张椅子到水槽旁，爬上椅子，装满一杯水，再爬到炉子旁的椅子上，把水倒进锅里。同样的动作反复个几次，直到锅里装了足够的水为止。接着，把炉子的火打开，水开了，再把热狗丢进去。“我妈说我年纪已经够大了，”我说，“所以让我自己煮东西吃。”

两位护士对看了一眼，其中一位还在纸上写了一些东西。我问她们怎么了，她们说，没什么。

每隔几天，护士阿姨会过来帮我换绷带，先拆掉旧绷带，放到一旁，再将一大块薄薄的纱布放到伤口上；这时候我会看到，用过的绷带上面沾了血迹和一小块一小块烧焦的皮肤。晚上，我会用左手去搔抓那已经拆除了绷带的皮肤；这些皮肤粗粗的，还结了痂。有时候，这些痂会被我给撕下来。护士阿姨叫我不这么做，可我还是忍不住。我很想看看我撕下来的痂可以有多大片，所以我会慢慢撕。一旦撕下了两三片，我会想象它们正叽叽喳喳地在交谈。

这家医院很干净，而且干净得发亮。这里的每一样东西，不是白色的就是银色的——墙壁是白的，床单是白的，护士的制服也是白的；病床是银色的，盘子是银色的，医疗器材也是银色的。而且，每个人讲话都很客气、很安静。由于太安静了，连护士的胶鞋踩在走廊上的声音都听得到。这样的安静与秩序，我不习惯，但很喜欢。

还有一件事我很喜欢。在这里，我拥有自己的房间，不像在家里，必须和姐姐弟弟同睡一间房。更棒的是，病房的墙上装有电视。我们家没有电视，所以我在这里看了好多电视。我最喜欢雷德·巴顿斯和露西·鲍尔的节目。

医生和护士们常常问我觉得身体如何，肚子饿不饿，需不需要什么东西。每天，护士阿姨们会带可口的餐点给我吃，而且一天三次，饭后还有什锦水果或果冻当点心。她们会定时换床单，即使床单看起来还很干净。有时候，我会读书给她们听。她们说我很聪明，阅读能力不输六岁的小孩。

有一天，我看到一位顶着黄色鬚发、擦了蓝色眼影的护士阿姨嘴